

世間學問真不少，上至天文學，下至地質學，故有文學，今有電子學，五花八門，包羅萬象。如今有些美國社會學家正在研究「癮學」(The science of addiction)，姑且譯為「癮學」吧。

之所以要專門研究「癮」，因為美國人有太多的癮，有太多的沉溺其間而不能自拔的不良嗜好，由此而造成的嚴重危害。怎樣對付癮？如何使人們減少癮頭，減少對癮之物的迷戀程度？這就要有人認真研究，並設法找到癮這種社會病的辦法。

美國人的癮首先是酗酒。全國酒精成癮者約有一千八百七十多萬，暨名嗜酒者協會約有二百萬成員，儘管該協會的宗旨是使成員們戒除酒精，互相勉勵戒除酒癮，但很多人癮根兒就戒不了也戒不成了。

其次是吸煙成癮。全國煙癮者約有三百六十萬。平均每天有八千八百人嘗試吸煙，其中半數以上竟是不到十八歲的女孩子。大麻、可卡因和某些止痛劑是其吸食的主要毒品。

三是煙癮。全國百分之二十三點四的男子、百分之十八點五的女子都抽煙，十八至二十五歲這組年齡的人吸煙率最高，高達百分之四十四點二。

另有不少其他的癮：咖啡癮、為改變情緒、求得快樂而狂飲汽水、暢飲咖啡、食物癮、嗜食甜食、尤速快餐、必得肥胖病，那些憂鬱症病人更是暴飲暴食，以酒飯填愁。賭癮，有少部分是「病態賭徒」，還有數百萬人是「成癮賭徒」，賭場是吸他們癮的磁場。購物癮，每二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酷愛購物者，男女比率不相上下，商品廣告對他們無不起作用。

癮癮，即追星族，癮迷於名流，因明星而神魂顛倒，癮食不絕。

研究「癮學」的專家們指出，所謂「癮」，就是明知事情有害卻無法制止自己去做。不良嗜好的後果都很嚴重，會使人癮癮開癮，以致癮癮死亡。人們應該像老虎時時口地吞食一樣避開癮，而不要癮癮它們把你的寶貴生命一口口地吞食掉。

## 美國「癮學」 陳安



「癮學」的專家們指出，所謂「癮」，就是明知事情有害卻無法制止自己去做。不良嗜好的後果都很嚴重，會使人癮癮開癮，以致癮癮死亡。人們應該像老虎時時口地吞食一樣避開癮，而不要癮癮它們把你的寶貴生命一口口地吞食掉。

## 誰還有這本書 許定銘



《我象》(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，一九六四)是我編的第一本書，四十開袋裝，一四四頁，當年只印一本書，除了賣出的百多本外，文友們各取少許，其餘的留在我深水埗老家所租的一間土多房裡，一場暴雨後報銷。我這番書四十多年從未見過，「醉書室」的書架上，碩果僅存一冊，誰還有這本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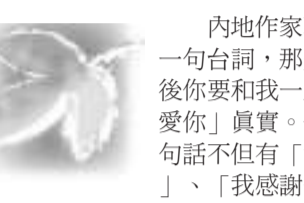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的香港青年文壇流行組織文社，鼓勵寫作及出版，當時有七個青年合組「藍馬現代文學社」，由我負責編了這本小小的合集，由龍人的《鬱之花》、白勺的《昏燈集》、卡門的《伊甸園西》、羅魂的《胡言集》、易牧的《不寐題》、許定銘的《灰色的前額》和蘆葦的《突起的構成》組成。

歲月滄桑，如今蘆葦及卡門早逝，龍人及白勺遠居異域失去聯繫，易牧浮沉人海，仍在執筆的，就只有羅魂和許定銘了！

《我象》出版後甚少送人，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《新園地》裡閒遊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，他在一九六四年末《新生晚報》的《四方談》上，曾《向年輕文友一言》說：

在這個烏煙瘴氣、狗彘無靈的社會中，居然還有一群「初生之犢」，不在利益上鑽，而且自己掏腰包，拿款出版乾乾淨淨的文藝著作，雖然不大成熟，但也算難得的了。不知他還記得否？

## 愛的表達 言止善



內地作家葛紅兵很欣賞一部日本電視劇中的一句台詞，那是主人公向女友求婚時說的：「以後你要和我一起辛苦啦。」葛認爲這句台詞「我愛你」真實。他說得很對。我想補充說的是：這句話不但有「我愛你」的意思，還有「我了解你」、「我感謝你對我的幫助」、「我讚賞你不怕吃苦」等意思。

比單向的愛深入的雙向的理解，雙向的理解才有雙向的愛，雙向的愛才可以成爲持久的愛，這應當是牢固婚姻的基礎。

有趣的是，表達愛的形式有時卻是抱怨。

作家葉兆言經常「衣衫不整」。爲此，葉太太常「教訓」他。葉兆言當然明白，只有他的太太有時間來「教訓」他，也樂意「教訓」他。這種「教訓」的潛台詞是：這套衣衫可配不上你，你比這套衣衫可光彩多了；我是了解你的，不會以衣衫來評判你，但別人不會，你應當把衣衫穿得更好些，讓別人和我一樣對你有好感。

我不認識葉太太。我猜測，她的衣衫一定檔次也不高。如果她老是穿着時尚，葉兆言豈不更不匹配？意識到這一點，她一定會克制自己。不曉得葉兆言和葉太太會不會同意我的分析？我斗膽冒充了一回他們「肚子裡的蛔蟲」。

老夫老妻常有別樣的愛。記得十多年前，我去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，與會的有一位尊敬的老教授，我曾到他家拜訪和討教過，受到過他太太的熱情接待，所以我不忘問候她。

他的回答是：「她不在了。」

我不語。

他接着說：「她比我死得早，是好事。」

我愕然。

他進一步解釋：「我們住的是單位分的房子，她是外單位的，如果我先死，我那個單位會把她趕走。」

他的假設和預言不符合實情，我不敢妄斷。但我想他們夫妻之間感情一定是濃濃的，不然，誰敢用這種口氣說話？他到處放炮，一點也不在乎別人聽了之後的感想，因爲他的心中只有那個已在九泉之下等候他的「人」。

常人所說的「我愛你」，當然是表達愛的經典說法。情人節的九十九朵玫瑰，是常見的另一種表達。愛的表達，最精彩之處，是並不包含一個愛字。唯其如此，困頓的人常能想到希望，暗處的人常能見到光明。否則，生活要少了多少滋味？極言之，活着還有多少意思？

## 香煙屁股 童德昌

告別癮君若半寸，揮煙將盡留殘身，誰說不提當年勇，看我引來折騰人。

香煙屁股，一學名煙癮，即追星族，癮迷於名流，因明星而神魂顛倒，癮食不絕。

研究「癮學」的專家們指出，所謂「癮」，就是明知事情有害卻無法制止自己去做。不良嗜好的後果都很嚴重，會使人癮癮開癮，以致癮癮死亡。人們應該像老虎時時口地吞食一樣避開癮，而不要癮癮它們把你的寶貴生命一口口地吞食掉。

而城市平民的癮君子摸出一包金銀牌或是紅金牌香煙請客，算是體面的了。譬如那些老刀牌、金樂牌、雄獅牌香煙，則是經濟拮据的下層百姓用來吞雲吐霧的。要說那些拉黃包車與巧族中好煙的，只能從路邊揀拾那些不過半寸長的香煙屁股，短的只能亮上五亮，簡去灰燼，然後又從小鐵罐裡掏出另一箇香煙屁股來。奔波了一日的癮君子，就此刻，唯有這一截截小小的香煙屁股聊以慰己。

那個朝代，舉國同節，全民皆賞。孩提的我，正讀小學二年級，放學後，也跟著小夥伴們，提着一箇小鐵罐去揀拾香煙屁股，積累起來，想出箇辦法來：在一柄杖長的小竹竿尖端插入一枚鐵針，見着地上的香煙屁股一截便可。這個小發明，讓我從此不再向香煙屁股低三下四的了。小夥伴們也都不願向香煙屁股低三下四了。我的創造，爲了避免爭奪，大家自覺地分頭

搜遍天下的香煙屁股。而我卻獨闢蹊徑，悄悄地獨奔延路路(今延安路)上的雅園茶館。我一登上茶樓，哇！遍地白花花的花香煙屁股目不暇接，地板上、茶桌上、俯首皆拾。這裡，讓我滿載而歸。後來，大家也都去了我發現的「新大園」。

「香煙屁股能賣錢？」是的，杭城有好幾家收購香煙屁股的。他們收下香煙屁股後，剪去焦頭，刻去「外衣」，剩下的黃黃煙絲，放在一個瓦鉢裡攪拌幾下，然後攤一點，將它均勻地鋪在一個大木盒蓋的一製煙機上，將那根棍槽中的篦子向前一滾，就滾出一箇香煙來。記得那個攤元路上延路路邊有一箇捲煙攤，那個攤主大膽也收香煙屁股又賣自製香煙，價格便宜，生意好。這種顧客不外是拉車的、拾瓦的和無固定收入的「勞苦人」。買者也不過三五枝。一日，我聽得一個路三輪車的大哥對大嫂說：「大嫂，買五條『滾動牌』」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五枝滾動出來的自製香煙。那時我揀來的香煙屁股就是賣給這位大嫂的。

那天我揀了箇新新的「美女牌」煙盒子送給大嫂，原想讓她裝上她自己揀的煙後好多賣些錢。誰知她說：「你兒不懂事，這種做法叫做假冒牌貨。」什麼假冒牌貨？「就是假的冒充真的，千萬做不得，記住！」「記住了！」

從此，我不但認識了香煙屁股，還認識了這位大嫂，同時也認識了自己的苦難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秦皇漢武的已苦難。揀拾香煙屁股的鏡頭早已成了城南舊事。而香煙屁股至今尚偶有輝煌的一場，那便是：香煙君子在它餘火未熄時，便彈指一揮，香煙屁股連同小屋一起輝煌。小心火燭！

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去聽深夜的收音機，會不會感到一個個關於情感的畫面。

我下班的時間總是在凌晨，開車回家的途中，會打開收音機，聽聽杭州一家頻調台音訊，聽聽杭州一家頻調台音訊，聽聽杭州一家頻調台音訊。

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去聽深夜的收音機，會不會感到一個個關於情感的畫面。

我下班的時間總是在凌晨，開車回家的途中，會打開收音機，聽聽杭州一家頻調台音訊，聽聽杭州一家頻調台音訊。

## 沒有詩意的生存 流沙

「野專」，經常被整治和驅趕。這個美麗的城市，除了圍了她的少女時代的夢想，其實什麼也沒有帶了。

聽完這個故事，我爲她感到悵然。

總是說，夢想與現實的距離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夢想之所以離現實太遠，是因爲我們沒有去過想過，詩意其實是游離於生存之外的，是脫離於生存之苦後的一種超越，一種境界。它有時需要物質的基礎，但更重要的是心靈的安頓和企求。

陶淵明歸隱田園世外桃源的詩意，李白斗酒詩百篇的詩意，蒲松齡狐仙鬼怪世界的詩意，都只不過是一種文字上的詩意。而他們的生計，無不愁腸百結，或是仕途不順，或屢考不

因爲買不到上午的回程機票，我不得不在深圳多呆上半天。要辦的事情辦完了，想玩的地方玩過了，該買的東西也買了，想見的朋友卻陰差陽錯地不在，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行走，忽然間，自己覺得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。

到哪裡去？如何消費掉這旅途中有多餘的幾個小時？

正在感到百般無聊時，我忽然發現自己竟是在深圳書城門口。在我對深圳的記憶中，書城的印象是深刻的。十年前，小文從蘇北小城隻身來到深圳發展，她公司就是書城相鄰，從她嘴裡我知道深圳書城不僅是全國面積最大的書店，而且前幾屆規模空前。全國圖書博覽會也是在這裡舉行的。因而，我每次來深圳，書城是必來之地。眼下，去書城打發時光再好不過的了。

適逢開學，又是周末，書城裡人山人海

一樓大廳被擠得水泄不通，三個收銀台前都排起了數十人的交款隊伍。二樓是藝術和生活類圖書，人一樣是多得難尋立足之地。我不得不更上一層樓。寬敞的樓梯台階上，坐滿了看書的人。從樓上直下四樓都是如此。三樓的人也不少，哪裡去，稍有空間的地方，也差不多擠着人。仔細的在書架間穿行，有的在新書推薦台前駐足

《聽聽那冷雨》是余光中早期的經典之作，對着一窗飄忽的雨絲，不期然想到它。今天下午，上班前，又下起雨來，遂想，冷雨止於聽，儘管是類似《虞美人·聽雨》這一不朽詞章的蔣捷那般，身在客舟，水汽氤氳，雨絲撲面那般真切的聽，也畢竟是隔。今天，乾脆去聽吧！於是，穿上晴雨兩用夾克，提一把結實的傘，走進雨網去。

傘沒打開，卻很快後悔起來，冷雨夠冷！全身被好幾層厚衣服裹住，卻擋不住自內而外的冷意。站在巴士站前，聽打嗝嗝，雨刮到臉上，針刺似的。血液光顧對付內外交困的肉體，完全疏忽了內心

「有哪位朋友丟了手機，請你速到一樓服務台認領。」

我還注意到，有好多人是午飯也在這裡解決的，或一個麵包，或一瓶飲料，或一隻雞柳，沒想到，在書城還可以吃零食。於是，當肚子叫得實在不行的時候，我就買了原來的玉冰燒，又回到一個雅座，當我坐在一個空位上，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，席地而坐。不知不覺，六個多小時過去了，我把三本新出的厚書看了一個大概。

本來的路上想，在書店如此看書，我在全國各地所見書店中是獨一無二的。真正是看書的人多，是書城這一個比任何一家圖書館或書店更高雅、更文明、更人性化的環境。

或許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，深圳經濟社會事業發展取得世所矚目的成就，與它的文化環境和寬容精神是不無關係的。

湯旺河的秋天(攝於小興安嶺) 穎 蕙

進入市區的時候，我只感到一片黝黑，長長的馬路彷彿沒有街燈，道旁暗處的樹葉在風中瑟瑟作響，給人添一種恐懼感！

比燈火迷蒙更令人添一種恐懼感！

我們進入了一個漆黑的夜，不要說來來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那夜，我們就在「一號」的發電機聲中進餐。沒有顧客發出怨言，原來山打根發電平凡得我們像飯一樣，每天都三幾回，這習以爲常了。

這即是小香港湧進我腦海的第一箇印象。

森林木屋區是沙巴最大的天然資源，出口成爲婆羅洲北方最早跨向繁榮的都市，因傲視八方而被推爲首府。根根繁榮的繁榮，在短期內恢復了舊觀，根根繁榮的繁榮，在短期內恢復了舊觀，根根繁榮的繁榮，在短期內恢復了舊觀。

朋友告訴我，三四十年前根城的夜總會多達九家，燈紅酒綠，夜夜笙歌的繁榮景象，由此足見。木材源源輸出，市場一片好景，造就了無數出手闊綽的木業暴發戶，在酒色財氣裡，擲千金。

想不到那竟是小香港的致命傷。由於林木的盲目開採缺乏系統管理，天然資源很快枯竭；同時隨着首府地位旁落(現今沙巴州首府是港口城市哥打峇魯)，歷史、各行各業業業蕭條與破產狀態。而且，早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，根城已成爲非法移民的天堂。非、印各據地盤，入侵幾乎所有下層行業，在城市的海岸搭起了木屋，櫛比鱗次，密集得如野蠻蠻。閃閃的菲非和山腳石的印民，正當求溫飽的印民和從事非法活動的，各得其所，而且衍生了下一代，樂不思蜀了。

我去路過「小香港」，仍舊找不到一家夜總會了，只有兩家殘廢的卡拉OK，仍然借半明不滅的燈光在夜裡喘息，支撐着夕陽殘照的燈紅酒綠生活。

過去被車龍人逼得離離不堪的三街五巷，日夜忙碌吞吞吐吐的深水碼頭，輝煌的「小香港」的影子已不復存在了。但是，非法移民湧入的偷渡熱始終未退，無日不有。

我想不透，日漸蕭索的一個城市，緣何竟成外來移民心目中的夢土？

(寄自馬來西亞)



「小香港」的歷史悲情 冰 谷

文思僵滯，一個字也想不出。馬上對余光中敬佩起來，他寫《聽聽》時才三十多，血氣方剛，卻不當落湯雞，緣由正在這裡。好在，在夾克布滿雨珠之前，巴士開到。我上了車，坐對空蒙的天地，傘攔在身邊，仍舊無所感。

晚間十時下班，步下納山的陡坡，雨時大時小。我堅持不打傘主義，儘管雨狡猾地從帽子鑽進頭髮稀疏的頂部時，很懶往傘的世界。一把傘，就是自己的天空。帶著便攜式的一統天下行走，比讓凜凜雨刀以不太殘忍的力度凌遲好過一些。不過，馬上被遺憾取代：爲什麼余光中「聽」出如許詩情，我的身體力行卻毫無成果？拖着大半截濕漉漉的褲腿，走到市場街的候車站時，恍然大悟：我的澆，致命的欠缺是沒有

進入市區的時候，我只感到一片黝黑，長長的馬路彷彿沒有街燈，道旁暗處的樹葉在風中瑟瑟作響，給人添一種恐懼感！

比燈火迷蒙更令人添一種恐懼感！

我們進入了一個漆黑的夜，不要說來來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那夜，我們就在「一號」的發電機聲中進餐。沒有顧客發出怨言，原來山打根發電平凡得我們像飯一樣，每天都三幾回，這習以爲常了。

這即是小香港湧進我腦海的第一箇印象。

森林木屋區是沙巴最大的天然資源，出口成爲婆羅洲北方最早跨向繁榮的都市，因傲視八方而被推爲首府。根根繁榮的繁榮，在短期內恢復了舊觀，根根繁榮的繁榮，在短期內恢復了舊觀。

朋友告訴我，三四十年前根城的夜總會多達九家，燈紅酒綠，夜夜笙歌的繁榮景象，由此足見。木材源源輸出，市場一片好景，造就了無數出手闊綽的木業暴發戶，在酒色財氣裡，擲千金。

想不到那竟是小香港的致命傷。由於林木的盲目開採缺乏系統管理，天然資源很快枯竭；同時隨着首府地位旁落(現今沙巴州首府是港口城市哥打峇魯)，歷史、各行各業業業蕭條與破產狀態。而且，早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，根城已成爲非法移民的天堂。非、印各據地盤，入侵幾乎所有下層行業，在城市的海岸搭起了木屋，櫛比鱗次，密集得如野蠻蠻。閃閃的菲非和山腳石的印民，正當求溫飽的印民和從事非法活動的，各得其所，而且衍生了下一代，樂不思蜀了。

我去路過「小香港」，仍舊找不到一家夜總會了，只有兩家殘廢的卡拉OK，仍然借半明不滅的燈光在夜裡喘息，支撐着夕陽殘照的燈紅酒綠生活。

過去被車龍人逼得離離不堪的三街五巷，日夜忙碌吞吞吐吐的深水碼頭，輝煌的「小香港」的影子已不復存在了。但是，非法移民湧入的偷渡熱始終未退，無日不有。

我想不透，日漸蕭索的一個城市，緣何竟成外來移民心目中的夢土？

(寄自馬來西亞)

「聽聽那冷雨」是余光中早期的經典之作，對着一窗飄忽的雨絲，不期然想到它。今天下午，上班前，又下起雨來，遂想，冷雨止於聽，儘管是類似《虞美人·聽雨》這一不朽詞章的蔣捷那般，身在客舟，水汽氤氳，雨絲撲面那般真切的聽，也畢竟是隔。今天，乾脆去聽吧！於是，穿上晴雨兩用夾克，提一把結實的傘，走進雨網去。

傘沒打開，卻很快後悔起來，冷雨夠冷！全身被好幾層厚衣服裹住，卻擋不住自內而外的冷意。站在巴士站前，聽打嗝嗝，雨刮到臉上，針刺似的。血液光顧對付內外交困的肉體，完全疏忽了內心

「有哪位朋友丟了手機，請你速到一樓服務台認領。」

我還注意到，有好多人是午飯也在這裡解決的，或一個麵包，或一瓶飲料，或一隻雞柳，沒想到，在書城還可以吃零食。於是，當肚子叫得實在不行的時候，我就買了原來的玉冰燒，又回到一個雅座，當我坐在一個空位上，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，席地而坐。不知不覺，六個多小時過去了，我把三本新出的厚書看了一個大概。

本來的路上想，在書店如此看書，我在全國各地所見書店中是獨一無二的。真正是看書的人多，是書城這一個比任何一家圖書館或書店更高雅、更文明、更人性化的環境。

或許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，深圳經濟社會事業發展取得世所矚目的成就，與它的文化環境和寬容精神是不無關係的。

「聽聽那冷雨」是余光中早期的經典之作，對着一窗飄忽的雨絲，不期然想到它。今天下午，上班前，又下起雨來，遂想，冷雨止於聽，儘管是類似《虞美人·聽雨》這一不朽詞章的蔣捷那般，身在客舟，水汽氤氳，雨絲撲面那般真切的聽，也畢竟是隔。今天，乾脆去聽吧！於是，穿上晴雨兩用夾克，提一把結實的傘，走進雨網去。

傘沒打開，卻很快後悔起來，冷雨夠冷！全身被好幾層厚衣服裹住，卻擋不住自內而外的冷意。站在巴士站前，聽打嗝嗝，雨刮到臉上，針刺似的。血液光顧對付內外交困的肉體，完全疏忽了內心

「聽聽那冷雨」是余光中早期的經典之作，對着一窗飄忽的雨絲，不期然想到它。今天下午，上班前，又下起雨來，遂想，冷雨止於聽，儘管是類似《虞美人·聽雨》這一不朽詞章的蔣捷那般，身在客舟，水汽氤氳，雨絲撲面那般真切的聽，也畢竟是隔。今天，乾脆去聽吧！於是，穿上晴雨兩用夾克，提一把結實的傘，走進雨網去。

傘沒打開，卻很快後悔起來，冷雨夠冷！全身被好幾層厚衣服裹住，卻擋不住自內而外的冷意。站在巴士站前，聽打嗝嗝，雨刮到臉上，針刺似的。血液光顧對付內外交困的肉體，完全疏忽了內心